

冯积岐 著

敲

門

QIAOMEN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冯积岐 著

敲门

未

了

丛

书

QIAOMEN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敲门/冯积岐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
(青未了丛书)

ISBN 7 - 5329 - 2388 - 6

I. 敲…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58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千字/198
定 价	15.00 元

序

雷 达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是青年杜甫的名句，气势何等阔大！“青未了”一语，含天地之灵气，无限之活力，它昭示着不断生长、不断延展、不断开拓的可能性。本丛书采用这一诗句为题，不仅因为这套丛书由身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因为它表达了登泰山以远望，站在新世纪的高视点上，全局在胸，超越自我的追求。因之，“青未了丛书”在描写对象和作者的构成上均不做任何限定，

作为一套大型长篇小说丛书，它体现的将是一种新的开放而多元的人文眼光，展现的将是立足于本土的血肉丰盈的艺术世界。

“青未了”长篇小说丛书，以实力派中青年作家为主体，尤其看重那些被时尚化舆论和造势化媒体所遮蔽、所忽视的一些勤奋而扎实的作家，那些把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扎于中国本土生活血肉之中的作家，因而也就特别看重那些能够真实地、深刻地、丰富地表现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精神本

质的作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精神的真实而非表象的真实,精神的超越而非仅满足于题材时空表层的超越。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与之相联系,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的有无超越性问题,同样显得突出。由于中国深固的农业文明传统,市场经济意识滞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向来薄弱。由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现当代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歧路、曲折的路,有时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独立自由的审美品格。新时期以来,在广泛吸纳世界文学和现代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相互激荡中,中国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文学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

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我们的文学都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邃。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在模仿和封闭的两极之间摆荡。所以,我们有必要在长篇创作中提倡那种在开放的前提下的本土化探索,以强化民族精神的人文内涵和民族形式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了太多的商业化、消费化、媚俗化的写作现象,它们成了市场的附庸;我们也看见了某些作家人类责任意识淡薄,把文学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私语。这也许无可厚非,但至多可算作文学多元化的一支、一翼,却不是我们向往的境界。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也就是含“钙”的文学。这不妨看作“青未了”丛书的内在精神追求。当然,在风格、题材、样式上,在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上,希望个性越鲜明越好,色彩越缤纷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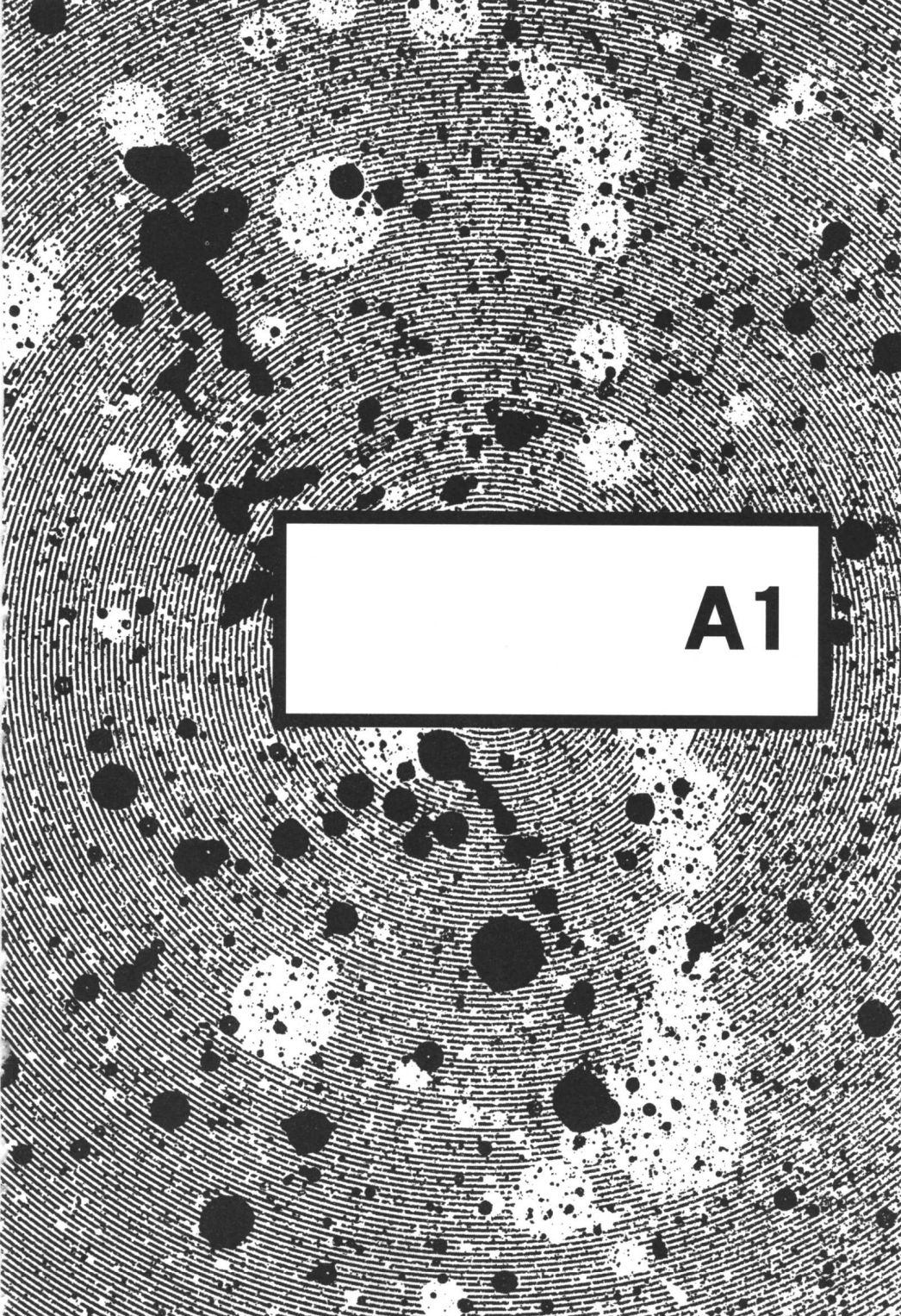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了五位作家的五部新作,他们各有各的发现,各有各的笔墨,共同构成了一股新

的审美冲击力，整体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只要把它们放到当下官场、犯罪、小资、都市风情、“身体修辞”的种种时尚化背景之下，放到消费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之下，便不难发见它们的某些严肃的艺术追求和真实的生命跃动。

现在是到了以新的精神、眼光、胸襟来书写新的时代和人生的时候

了。创新才是前进的车轮。“青未了”丛书将致力于精神揭示的深刻性，艺术表现的创新性，审美意识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融合。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灵魂，关怀人的生存，关心人本身，它就会不断出版下去，成为读者欢迎的“品牌”。

2004年12月16日，记于北京



A1



假如没有那条蛇就好了。一条蛇竟然将全家人都惹动了。

那条蛇是丁小丽第一个看见的。她急促地喊了一声：长虫！她的喊声带着怪味，特别尖利，仿佛手指甲在还未成熟的玉米颗粒上狠劲地一掐，像羊奶一样的玉米浆猛然射上来，歪歪扭扭地喷溅在人的脸上了。母亲第一个从房间里跑出来，门槛绊了她一下，她才勾上了趿拉着的布鞋。还没走下房檐台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叫道：小丽！小丽！小丽跑过来，抱住了母亲的腰。母亲问女儿：长虫在哪搭？小丽头也没回，说在墙根底下。丁小春和弟弟丁小青从母亲和妹妹跟前走过去，他们只向前走了两步，不约而同地站住了，不约而同地伸长了脖子，只见东边的土墙下趴着一条菜色的蛇，有镰把那么粗。早饭后温和的阳光照在那条绿得很饱满的蛇身上，刹那间，那条蛇成为院子里最光彩最精彩最可怕最危险的一部分，那儿堵安分守己的土墙以及呈现着受苦形状的厦房和静静地立在院子里的铁锨、镢头等农具，包括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因为那条蛇而变得黯淡无光。那条蛇如同歌声一

般嘹亮，仿佛闪电一样刺人眼目。全家人用目光将那条蛇锁定了：它伸长了躯体很乖觉地贴住墙根，像一根端直的木棍，但比木棍还安静。

在丁小丽的眼里，那条一动也不动的蛇就是点着的导火线，而蛇的脑袋，就是雷管。对蛇的害怕远远大于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她对蛇的恐惧来自内心深处，尽管她还是少年，这恐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在心里扎下了根。她曾经在睡梦里和一条蛇相遇过。梦中的蛇比她见到的这条蛇凶猛多了，梦中的蛇通体发黑，双眼放光，它破门而入，不声不响，用光滑的身体缠住她，蛇头像木匠的钻子一样向她的身体里面钻，她疼痛难耐，向母亲求救。母亲只是在喘息，并没有来救她。她抬头看时，只见母亲身上也缠了一条蛇，母亲身上的蛇和她身上的蛇没有两样，也是那种黑乌梢蛇。那条蛇如同绳索一样在母亲的身上勒，勒得母亲痛苦地呻吟。母亲也需要人救助。她尖锐地呼叫：快来救我们！她把自己喊醒了。母亲伸出右手一摸，她浑身是汗。母亲问她是咋回事，她只说了一声长虫，就放声而哭。她哭着给母亲说，她梦见蛇把她和母亲缠住了。那一年她只有八岁。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黑暗像烂棉絮一样将破旧的厦房塞得严严实实的，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微弱的亮光表示，他们一家睡在房间里而不是躺在坟墓中。寒冷的空气中仿佛注入了蛇一样紧张的味道，女儿偎在母亲胸前带着满脸泪痕很快地睡着了，母亲却久久不能入睡，那条蛇仿佛一把火把母亲的意识点亮了。母亲听她的母亲说过，梦见蛇并不是凶兆，女人梦见蛇必定生儿子。为什么她在生小春和小青之前没有梦见过蛇呢？蛇为什么要和儿子连在一起？儿子又和什么连在一起呢？虽然母亲一年里也难得见到几次蛇，可是，她一想起那条光溜溜的蛇就害怕，也许比女儿更害怕。她不由得将女儿搂紧了。

墙根下的蛇抬起了头，环顾着四周。丁小丽长吸了一口气，紧紧地抱住了母亲。母亲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安慰她：不要害怕，你不惹它，它不伤你。母亲心里明白，这条看似很绵软的蛇，毒性很大，它一旦伤了人，得救

的几率很小。丁小春看得出，以往胆子很足的母亲在蛇面前有了几分畏怯，她的目光游移不定，正在一寸一寸地缩短；空气里仿佛含有从她体内放射出来的惊恐不安。丁小青将扫院子的扫帚拿过来，放倒在地，抽了一根还没有手指头粗的竹子，要去挑蛇，母亲拦住了他。母亲一看，她的大儿子丁小春手中握着一把铁锨，她以为儿子要用铁锨去拍打蛇，说了一声：把锨给我。她从儿子手中要过去铁锨，她想用铁锨把蛇端起来，端到院门外去放生——这是农村人处理蛇最简单最善良的办法。母亲一步还没迈出去，丁小丽的父亲抓住女人的衣襟拽了拽，女人站住了。父亲给他的儿女们说：你们朝后站。父亲坚定不移地迈出了他那条瘸腿，一瘸一瘸地向墙根走去了。那条蛇抬起了头注视着正在向它逼近的瘸子。父亲不慌不忙，毫无惧色，一直向蛇跟前走。那条蛇显然看见有人朝它逼近，它向前溜了几寸，不知是准备和父亲搏斗，还是准备开溜。父亲从容不迫，他的一身胆气使他的女人和儿女们在刹那间对他多了几分尊敬。父亲收回来那条瘸腿迈出了一大步，他弯下腰，手臂果断地伸出去了，就在丁小春眨眼的那一瞬间，那条蛇到了父亲的手中。父亲倒提着蛇。蛇头向上一卷，似乎想卷上来，或者试图咬父亲几口。父亲抖了两抖，蛇不再挣扎了。这样提着蛇猛抖一阵子，蛇就完了。很小的时候，瘸子就是这样处置蛇的，蛇一旦落到他手里就别想活，他或者提着蛇乱抡一通，像甩响鞭一样抡；或者掐着蛇的脖颈那儿将它活活地掐死；或者将蛇头埋在土中，把蛇憋死。他不怕蛇，蛇的毒性再大，他也不怕。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尤其是当他受到了小伙伴的欺负之后，蛇就成为他发泄、施暴的对象了，他抓住一条蛇非弄死不可。丁小春看见，父亲提着蛇的那条手臂颤动着，另一只手慢慢地、慢慢地伸向了蛇头。母亲已经看清了男人的意图，男人面部的肌肉绷紧了，目光跟蛇一样直。她庄重地叫了一声：丁解放！她说：解放，不要弄死它。父亲只是盯着蛇，并没有理母亲。那条蛇头又向上卷了卷。父亲咬了咬牙，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将蛇处死。母亲的口气

严厉了：丁解放！把它撂到墙背后去。母亲在这一刻想到的是报复。报复是动物的本性；大概，动物比人更会报复，更需要报复。母亲一看，父亲似乎无动于衷，又补充了一句：你身体有病。后来，丁小春想，母亲为什么要把那条蛇和父亲的有病联系起来呢？可能母亲想到的是杀生、报应、来世、善行这些和佛学有关的词语——尽管母亲不是佛教徒。其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母亲都珍爱。母亲这句话还管用。父亲一句话也没说，提着那条蛇向后院里走去了。丁小春和弟弟、妹妹以及母亲跟在父亲后面，一家人仿佛是要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仪式似的都屏住了气息，都盯着父亲一晃一晃的背影和他提在手中的那条被降服了的蛇。父亲走到后墙跟前，手臂一扬，那条蛇贴着土墙的顶端跌到墙后面去了。丁小春看见，绿色的蛇将发黄的土墙劈开了一道闪亮的口子，土墙摇晃了一下将那口子弥合了；丁小春感觉到的是蛇的力量，蛇的力量足以把那堵土墙摧毁。那条蛇像云彩似的飞走了，它的力量使丁小春觉得震惊。他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蛇。

丁小春明白，一家人都明白，那条蛇被父亲扔到墙外边去了，短暂的惊慌不安被父亲扔到墙外边去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过后，院子里的气氛柔和了，像开溜的蛇一样柔和——不，又是蛇？应该像棉花一样柔和才是。现在，院子里静谧而安详。太阳光发出的响声跟黄土一样粗疏。

假如没有那条蛇就好了。一条蛇竟然将全家人都惹动了。

几天以后，丁小春依然觉得，蛇的气息未曾消散，它像尘埃一样颗粒清晰，东飘西荡；蛇的阴影依旧留在院子里守在墙根下，那道阴影比蛇还饱满还顽强，丁小春一抬眼似乎能看见，那条菜色的蛇像路灯似的闪烁发亮，如同一根睁大眼睛的木棍，靠墙而立，它肆无忌惮地威胁着家园威胁着年幼的妹妹威胁着有点胆怯的母亲和他自己。每天起来，丁小春不由得朝墙根看几

眼，其实，墙根那儿什么也没有。可他总觉得，那条蛇依然若无其事地卧在那里，伺机伤人。他顺着墙根走到后院，确信那条蛇不复存在时，心里才踏实了。

丁小春走出了院门。

丁小春站在村口，远望着从村子东边的环山公路上缓缓而来的公交车。今天，丁小春要去县城里见他的班主任老师史曼。

昨天晚上，马小兵来找丁小春。马小兵给丁小春说，他在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史曼老师，史老师叫丁小春去学校找她。马小兵和丁小春是同班同学，今年，他们一同参加了高考。丁小春问马小兵，史老师没说找我有事吗？马小兵那细而长的眼睛眨了眨说，史老师没再说什么。丁小春说，没有要紧事，我就不去了。马小兵的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只手在偏分头上一掠，显得自豪而傲慢。皎洁的月光把马小兵有点诡秘的神情渲染得一目了然，他在丁小春平静的脸庞上一扫，轻轻地笑了笑，露出了白而整齐的牙齿，他说，你不去也行，我把话捎到了。丁小春大概咂出了马小兵言语中的味道，他含混地说，就这样。

丁小春和马小兵从小学读到初中，从初中读到高中，始终没有成为朋友。马小兵很少到丁小春的家里来，他站在院子里，把该说的话说完，一分钟也不留，拔腿就走。几年前，丁小春就感觉到，他和马小兵之间隔着一层什么，那层东西像空气一样实在，但摸不着，抓不住，凉飕飕的，有秋天里很凄凉的味道。好在丁小春并不计较，不做朋友，就做一般同学吧。

在凤山县高中三年级一班，即使他们做同学也做得很别扭，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同一类，平时不在一起交谈。全班四十八个同学，自觉地分成了不同类型。丁小春是属于学习成绩很好的那一类，也是属于很贫穷的那一类。马小兵的学习成绩也不差，但是，属于很富有的那一类。在学生食堂，丁小春

拣最便宜最简单的饭吃，常常是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很快地吃完，就进了教室。有时候，为了省钱，他连稀饭也不喝，拿一块馒头一本书到了学校的操场上，背靠着高大的白杨树，边吃边读。他啃一口，就忘记了咀嚼，整个身心似乎被书本牵引着，目光贪婪地将书本上的文字吸进了肺腑和血液。站在静静的阳光下，他心里想到的是：学习，拼命地学习，无论如何要考进理想的大学去深造。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事业来。而马小兵总是和他们那一类同学围在一起，他们要几个菜，一边吃一边说笑，把吃饭的气氛酿得跟酒的味道一样丰满。吃完饭，他们迈着懒散、无羁的步子走出校门，让优越感像背影一样铺在校园里。这些家庭富有的学生和家庭贫寒的学生在校园里形成了两道个性鲜明的风景线。

那天是个礼拜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上完，丁小春像往常一样拿着碗筷去吃饭，来了几个同学，连拉带拽地叫他走，他不知道他们要叫他去哪里，连声说他不去。那几个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叫他去吃饭。到了县城街道上的美阳饭馆，他一看，包间里摆了三桌，有他们班的同学，也有他不认识的学生。他们将他按在一张凳子上，一个外号叫天狗的同学吆喝着叫他掏钱。天狗说，丁小春，马小兵今天过生日，也得有所表示。他一看，马小兵正得意忘形地和几个同学碰杯。他说他没有钱，也不想表示。天狗吩咐两个同学扭住他的胳膊，一个同学在他的身上搜。结果，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只掏出一块三毛钱。天狗说，一个人二十块，没有钱你去借。他瞪着眼，盯住天狗说，你不要胡来。天狗说，叫你来，是抬举你，谁胡来了？他站起来就要走，天狗端起桌子上的一杯啤酒向他的脸上毫不留情地泼来了，他下意識地在脸上抹了一把，双眼瞪着那几个同学，胸脯起伏着。他手一伸，手臂将饭桌上的几杯啤酒扫到地下了。有几个同学即刻起哄：叫他舔！把地板上的啤酒舔干净！他宁死也不弯腰。即刻上来了两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强行将他按倒在地，他的嘴巴离地面只有三寸。这时候，马小兵走过来了，他在那几个学生

的屁股上踢了几脚，弯下腰来扶他，他站起来，狠狠地瞪了马小兵几眼，扭身走了。这就是贫穷付出的代价？没有钱的学生就应该受欺负？他扬着头，走在县城街道上，有几分委屈有几分愤怒，但他毫不自卑毫不胆怯毫不自怜。淡红的夕阳静谧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头顶的天空极其洁净，春天的空气里有一种谁也拦不住的蓬勃生长的气息，他内心里的声音又一次在呼喊：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他要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富有。他赢得他的同学羡慕的不是塞满钞票的衣服口袋，而是写满百分的考试答卷。

优秀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事情发生在高二的第二学期。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他刚入睡，就被几个同学的喊叫吵醒了，他睁开眼，还未看清有几个人，头上就挨了一棍，一声还未喊出，胳膊上腿上又挨了几棍。电线被绞断了，宿舍里漆黑如炭。哭声喊声求救声将宁静的校园搅动得恐惧不安。随之，县医院的救护车喘息着开进了校园，被打倒的五个学生全被抬上了救护车。他的伤势最轻，头部缝了三针，只是轻微脑震荡，胳膊和腿被打伤了，幸亏没有伤着骨头。袭击他们的是以天狗为首的几个同学。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制造血案？原因很简单：嫉妒。家庭的贫穷和学习成绩的优异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反差，这种反差如同一根火柴点燃了同学心中的妒火，有几个同学想用棍棒教育丁小春和他的朋友，叫丁小春和他的朋友认识到拥有金钱的意义，认识到谁是这个校园的主人。不用派出所破案，也不用学校去追查，天狗他们几个主动投案了，他们在校长面前扬言，打伤了，他们给治疗，花多少钱，他们掏。不要说法律制裁了，就是按照校规，制造事端的这几个学生也应该被开除。可是，事情最终不了了之。钱果真厉害，这几个学生的父亲用钱封住了城关镇派出所所长的口，封住了凤山县高级中学校长的口。挨打的学生出院之日，也是制造事端的学生返校之时。丁小春和他的朋友带着几处伤痕一腔愤懑坐在了教室，天狗和他的哥儿弟兄嘻着脸皮眯着双目也坐在了教室。为此，史

曼和几个年轻教师还罢了几节课，在校长的警告声中，罢课的老师只好带着不满的情绪返回课堂，不然，就得丢了饭碗。

丁小春长年穿一身过时的衣服，读到了高三，还没有穿过皮鞋，脚上是母亲给他做的方口布鞋。那年秋天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尽管他家离县城很近，由于阴雨不断，他连续三个礼拜没有回家。布鞋的鞋底本来就磨穿了，雨里来，雨里去，鞋帮也烂了，还没有彻底脱掉，勉强穿上，还可以勉强地走动。雨过天晴，早晨出操时他才发觉，烂了的鞋帮已经挑不住脚了。他只好穿着一双袜子出操。也许是天色朦胧，没有人注意到他光着脚穿着袜子跑操。他心疼死了，他心疼的是那双半新半旧的袜子，脚磨烂了还可以长出新肉，袜子磨烂了他没有钱买。由于他太顾及自己脚上的袜子，不时地抬起脚看，他的举动终于被史曼老师发觉了。史曼老师将他叫到房间里一问，知道他没有鞋穿，年轻的女老师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叫他坐着别动，她小跑着到了县城街道，买了一双皮鞋拿回来了。她叫他脱下磨烂了底的袜子，她一看，他的脚板被操场上的砂石硌得又红又肿，她抱住他的脚，眼泪喷涌而出。他穿着那双皮鞋从史曼老师房间里向外走时，那念头更强烈了：我一定要读大学！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让他心灵受折磨的并不是家庭的贫穷，而是史曼老师的关爱。爱比恨更使人受苦，他读高中时就体验到了。因为爱承担的责任比恨大得多。

马小兵还没有走，丁小春就想：既然史曼老师捎话叫我，我一定要去，不论有事没事，我都要去。不过，在马小兵面前，他没有表露自己的意图。

丁小春正在和马小兵说话，父亲一连喊了他几声，一声比一声急迫，一声比一声愤怒。在父亲的喊叫声中，零乱的月光疼痛似的在树下缩成了一团。丁小春对马小兵说，你等一会儿，我就来。走进房间，父亲坐起来了，他用灰暗的目光注视了丁小春几眼，问道：他是马汉朝的儿子？丁小春说，

就是马小兵。父亲显然生气了，他用手巴掌在炕边上轻轻地一拍，说道：我还没有死，你离马汉朝家的人远一点。丁小春只知道父亲和马汉朝不搭腔，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宿怨有多深，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至今耿耿于怀。对于父辈们之间的纠葛，马小兵肯定知道得比我多，丁小春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马小兵和他在一起时不仅神色诡谲，看他时，目光直直地射过来，细眯眯的眼睛含着不可掩饰的得意，也含着和成年人一样老辣的蔑视。虽然马小兵在他面前闭口不提父辈们的过去，他有意疏远丁小春就是一种表示。丁小春能感觉到，马小兵表示的不只是他们的富有，不只是他们的另类，他明晰地表示：他们中间有一道鸿沟。丁小春不能将父辈们的前嫌带进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去，因此，他不愿意在马小兵面前谈及过去，不愿意翻开历史去细读，他只是想用一种平平常常的心态处理好和马小兵的同学关系，他只想绕过过去直奔将来。尽管马小兵生日那天，马小兵的朋友羞辱了他，他却并没有将此事作为一笔账记在心中，虽然他很愤慨。他不可能像父亲一样把沉重的历史背负在脊背。丁小春见父亲不再言语，便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马小兵已经不辞而别了。

院子里烙着月亮的影子，肥胖的月光把桐树的叶子杂乱无章地书写在院子里。丁小春心里空落落的，他抬头看看稀稀拉拉的星星，舒展了一下腰肢，默默地站在月亮地里，试图逃避突然泛上来的孤独。

这时候，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了。丁小春对母亲说，我明天要到城里去。母亲问他进城去干啥，他说，史曼老师捎话叫我。母亲一听是史曼老师叫儿子去县城，高兴地说，你去吧，就是史曼老师不捎话，你也该去看看她了。

公交车停在了村口。

丁小春上了车。这是一辆发往县城周围农村的公交车。车上没有几个

人。丁小春临窗而坐，他凝视着村子后面的北山。这北山也叫天柱山。那座高耸入云的天柱山仿佛手臂一样伸向天空，似乎将博大的蓝天硬擎着。在车的颠簸中，丁小春看见，山腰的白云被山撞得粉碎。那洁白的云朵如同史曼老师的裙子一般飘逸，他恍然觉得，史曼老师舞着白裙子朝他走来了。丁小春叫了一声史老师。